

风雨四十年

魏桥著

FENGCYU SISHINIAN

风雨四十年

魏 桥 著

团结出版社

风 雨 四 十 年

魏 桥



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)

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

1990年6月(大32开)第一版

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: 186.7千 印张: 8.3125 插页: 4

印数: 2000

ISBN 7-80061-319-4 / C · 12

定价: 3.80元 (平)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风雨四十年 (代序) | (1)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· 九十年代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花甲话马年 | (7) |
| 愿祥和永驻 | (9) |

· 八十年代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“叫”与“开” | (13) |
| 为何迎客常逢松? | (15) |
| 望湖楼上的沉思 | (17) |
| 东坡何处办公楼? | (19) |
| “官不修衙”今昔谈 | (21) |
| 孔子的“对话术” | (24) |
| 高歌共产主义 | (26) |
| 理想的壮歌 | (28) |
| “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” | (31) |
| 行为平凡心灵美 | (33) |
| “道是无情却有情” | (35) |
| 烈火焚烧只等闲 | (3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不必“淡化政治观点” | (40) |
| 闻掌声有感 | (42) |
| 西湖，您缺少什么？ | (44) |
| 灾年的信念 | (46) |
| 人心思“和” | (48) |
| “思齐”和“思疑” | (51) |
| “公道自在人心” | (53) |
| 从“漆身吞炭”想到的 | (56) |
| 拜佛堂前和刘英墓上 | (58) |
| 十里亭下所想到的 | (60) |
| 弥勒佛、多宝天王及其他 | (62) |
| 从“写我一生中的错误”说起 | (65) |
| 说“老” | (68) |
| 且说《水浒》中的广告 | (70) |
| 不花钱的旅游点 | (72) |
| “时间老人”在日本 | (74) |
| 说“年” | (76) |
| 新年在向您微笑 | (78) |
| 新春伊始话天时 | (81) |
| 龙年过半话凶吉 | (83) |
| 宝石山上的沉思 | (85) |
| 一问一答见精神 | (87) |
| 何必“抬菩萨” | (89) |
| 快治“眼疾” | (91) |
| 小议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 | (93) |
| 论“尾巴” | (95) |
| 该治一治“假、冒、骗” | (9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轿子和轿车····· | (99) |
| 秋瑾成仙姑····· | (101) |
| “红纸头”和“花纸头”····· | (103) |
| 鲁迅杂文不容易贬损····· | (105) |
| 千家万户的“神奇的窗口”····· | (107) |
| 我与文字之交····· | (111) |
| 发生在艾青母校的一段往事····· | (114) |
| 古柏之恋····· | (116) |
| 整旧志修新志刍议····· | (119) |
| 老祖宗留下的信息····· | (122) |
| 半壁方志见沧桑····· | (124) |
| 千里文缘一线牵····· | (126) |
| 地名和信息····· | (128) |
| 中国人的一本“根”····· | (130) |
| 萧何，阮元给我们的启示····· | (132) |
| 方志顾问的乐和苦····· | (134) |
| 《龙游专志》总序····· | (138) |
| 《方志功能面面观》前言····· | (140) |
| 用知识来开拓视野····· | (143) |
| 《困惑中的思索》序····· | (145) |
| 实践呼唤着理论····· | (147) |
| 《浙江杂文选集》序言····· | (149) |
| 文秀地生辉····· | (152) |

· 七十年代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张小泉”、“蒋雪舫”的启示····· | (157) |
| 得来全靠下苦功····· | (159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工人有党气掀天” | (161) |
| 借问佛手今何在? | (164) |
| “起草公司”自叙 | (166) |

· 六十年代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何止“三余” | (171) |
| 深潭 | (173) |
| 两种“推” | (175) |
| “多难兴邦”新解 | (177) |
| 俭朴有志 | (180) |
| “卖菜人吃黄叶”的风格 | (183) |
| 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 | (184) |
| 从一杯水去求一桶水 | (186) |
| 既是服务员，又是宣传员 | (188) |
| 伞 | (190) |
| “一刀准” | (191) |
| 和风细雨 | (192) |

· 五十年代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剥笋壳的道理 | (197) |
| “农村作风”和“游击习气” | (200) |
| 学耕记 | (202) |
| 思想杂谈（二则） | (204) |

· 四十年代（解放前） ·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跳舞与美人计 | (209) |
| 代考第六次 | (211) |

一次军训总考.....(213)

• 杂文论 •

略论建国以来杂文的“三落三起”.....(217)

评近年来的杂文集.....(238)

评巴人一九五七年的杂文.....(246)

林淡秋与杂文.....(254)

后记.....(257)

风雨四十年

(代序)

如果有人问我，一生有什么嗜好？我将毫不迟疑地回答：写一点杂文。回想起来，从我的第一篇杂文发表，迄今已有四十个年头了。四十年来，我从学生变成编辑、编审、社会科学工作者，工作不断变换，环境不断变化，可是写杂文的热情仍然没有减退。每一年都时多时少，时断时续地写了一些杂文。可以这样说，写杂文是我一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我得益于杂文，也因写杂文惹过不少祸水，其中的甘苦，真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

写杂文要有感而发，不作无病呻吟。我写杂文多半是以文代言。言为心声，要激起自己的真情，写出实感，并叫人爱读、耐看，受到感染，这是颇不容易的，也是我所一直追求的。四十多年前，我在浙江衢州一座省立中学读书，当时日寇入侵，兵荒马乱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真是遍地哀鸿，民不聊生。在茫茫的黑夜里，我读着鲁迅的杂文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生活中纷至沓来的桩桩怪事，唤起我写作的欲望，我要用笔抨击黑暗。于是我学着写杂文，一篇篇投到报社，大都石沉大海。后来，有一篇讽刺把学校办成学店的杂文，居然加上花边在报上刊登了出来，使我欣喜若狂。可是，不久

却招来灾祸，因为校方得知，此文作者是我，大为恼火，在学期结束，初中毕业的时候。冷冷地告诉我，因“行为不端”，不能升入本校高中。我只得从衢州赶到金华，考上省立金华高中。父母亲为此事还唠叨了好久，因为每学期往返都要花去一些盘缠。

我的高中时代，抗日战争已经结束，胜利的喜悦很快成了泡影。国事、县事、校事，满目不平事积压在心头。一篇篇杂文很自然地流于笔端，有的发表在报刊上。渐渐使我认识到，写杂文要有明确的爱憎，敏锐的思想，广博的知识，精练的文字。写杂文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目，也受到了革命同志的重视和信任。不久我参加了革命部队，进军浙江兰溪，接收了当地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《导报》，开始了专业的写作、编辑工作。

解放初期，我写了一些针对干部、群众思想问题的杂文。1949年秋，在《展望》杂志上写了一篇《帮忙主义》，剖析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替革命帮忙、为穷人帮忙的思想，引起一些反响。写此类思想评论式的杂文，使我经常注意分析革命队伍中的思想，处事从实际出发。可是后来，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，使我形成了一种观念，就是要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党的要求结合起来，听党的话。杂文乃“遵命文学”，似乎一切要遵上级的命。1958年在大跃进“左”的浪潮中，群众的议论和上级的号召发生了尖锐的矛盾，我虽然同情群众的讥议，但又感到群众需要引导，于是写了一些歌颂大跃进，讽刺“保守”的缺乏分析的杂文。这些违心之作，也是违背了自己写有真情实感的杂文的初衷，从中可以引出不少教训。

六十年代初，困难重重，实践的惩罚，党的政策的调

整,使我清醒了一些,从思想上的差错看到杂文的失误。党内和社会上都有不少问题,又一次在呼唤着杂文。《人民日报》“长短录”打出了“表彰先进,匡正时弊,活跃思想,增加知识”的旗号激励着我。我在浙江与二位志同道合的同志,以“乔甫华”为名,在《浙江日报》上发表了不少杂文,有的为《人民日报》所转载。这时的真情实感是要启发人们接受教训,纠正一些错误的思想作风,把今后的工作做得好一些。出于对现实的关心,每天都感到有不少杂文题目出现在自己的面前,逼着自己去选择角度,去动笔,加上报社的催促,到了创作的盛期。同时也感到自己的不足,言而乏文,失之于粗。当时想摆脱“杂文评论化”的通病,读了不少书,从中吸取知识,借鉴笔法,开阔视野。当时党十分强调劳逸结合。周围不少同志去海天佛国,高山丛林遨游,我却在查看资料,苦苦树思。夏夜闷热,挥汗如雨,我常伏案疾书,制作大量“豆腐干”。因为“豆腐干”带有辣味,自然会触及一些自动对号入座的同志,于是流言就来了。有人在背后点点戳戳说:“你看!还不是想成名成家”、“无非为了捞一点稿费!”

当“文革”的鬼头风降临之际,北京“三家村”的杂文首当其冲。只会按上边套子行事的人自然会不放过杂文作者。何况我还是“乔甫华”杂文的“首要分子”。这时,原来被人瞧不起的“豆腐干”顿时分量大增,原先的“骗一点稿费”上纲到“呼唤牛鬼蛇神”;原来的“成名成家”,拔高到“颠覆无产阶级专政”。我被抄家、挂牌、游街、陪斗,退赔稿费等等。“文革”的种种“恩赐”使我产生了从此洗手不干的念头。同时,我又想,眼前的咄咄怪事难道不是活生生的杂文题材吗?总有一天,这些杂文是能公之于世的!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云开雾散，虽然还有一些风风雨雨，但杂文的春天毕竟到来了。眼前出现的巨大变化，需要尽情地歌颂；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许多问题，需要畅情议论；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不少不良现象，需要无情鞭达。时代又一次在呼唤着杂文！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陆陆续续写着杂文，积往日之经验，我现在的杂文写作信条是：有了真情才下笔，决不违心作文；见了丑恶要揭露，决不明哲保身。杂文有真情，还要有文采，写出自己的风格。前些时候，我针对当前在选拔干部和使用干部上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副刊上发表了《快治眼疾》和《何必抬“菩萨”》两篇杂文。有的老同志看了说很有启发，他们曾推荐给领导同志，好好读一读。又有一次，我参加了省里召开的一次领导干部会议，会上有同志对党的解放思想的方针不通，说了一些牢骚话，见我在座，就不阴不阳地说：“今天讲话要当心，弄不好会成了杂文题材。”这两件事说明，杂文决不是不关痛痒的游戏文章，它可以激起人们的同情和赞成，也可以让“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”，使错误的东西有所收敛。

今天，我已年近花甲，回顾几十年所走的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，可以说是和杂文分不开的。杂文，使我早年受失学之虑，中年又遭到诬陷、打击，蒙受不白之冤。杂文又使我洞察旧社会，走向光明之路；也使我增强了责任感，在表彰先进，匡正时弊之中尽了一份绵力。

现在，我担任鲁迅故乡浙江省的作家协会杂文组长，更有责任继承传统，开拓创新，为振兴杂文事业尽一点微力。

1988年2月

· 九十年代 ·

姜是老的辣，文却未必。但愿年逾花甲之后，杂文会有所创新，有所前进。

花甲话马年

我属马，今年正好花甲，欣逢马年，岂能无辞。

早年听母亲说，我是黎明时分出世的，早晨的马注定是辛劳的，因为要奔跑一整天才能休息。的确，多年来我并未闲着。可是我并不懊悔，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是耐人回味的。

四十年前，我还是一匹幼稚的马。在风雨如磐的旧社会，目睹政府腐败，贪官横行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曾经困惑、彷徨，不知改变的力量在哪里？不知前面的佳景在何方？是革命的老马，为我指明了方向，马列的经典、感人的榜样，使我毅然投入革命的行列。

四十年来，尤其是近十年来，我曾为编修地方志马不停蹄地奔走过浙江的无数城镇、农村和山山水水。每到一地，突出的感觉就是一个“变”字，城市在变，山乡在变，海岛在变，人民在变，民风在变。当年破烂的城市，变成道路宽广，高楼林立；愚昧的穷乡，变得学校普及，生财有道；荒凉的海岛，如今欣欣向荣，一片兴旺的景象；人民扬眉吐气，当家作主，一代新风在成长。变的事实证明，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。在万马奔腾的洪流中，作为其中的一员是值得引以自豪的。

马在奔跑的过程中，并非都是马到成功。有时会有失

蹄，这是不必大惊小怪的。“马有失蹄”，可能是因为操之过急，欲速不达；可能是因为道路崎岖，步履维艰；也可能是因为大雾障目，误入弯道。不过，不要紧，在前进的洪流中，只要不脱离党，脱离群众，一切都可以转危为安，化险为夷，我是深深感受到这一点的。

一马当先，日行千里固然可贵。可是有时，“马儿呀，你慢点走”。这是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，常常要调整脚步，使自己更加坚实地前进，持续地前进。

马，有优劣之分。鉴别的标准在哪里？可以用一句古话来回答：“路遥知马力”。要想成为一匹时代的良骥，就要目标如一，无论在羊肠山径，还是在康庄大道；在千里冰封的季节，还是风和日丽的天气，不论客观情况千变万化，都始终不渝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坚持走下去。

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。马到暮年，体力会不济，难免要离开角逐的疆场，竞赛的圈子。可是，老骥毕竟走的路多，识的事多，不在其位，还可以在各种场合为社会主义大业取一块砖，负一片瓦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这篇短文既是对马年的祝贺，也用以自励。

愿祥和永驻

时过境迁，人们的喜好往往会发生变化。可是，我对大年初一这个美好节日的热爱，可以说是始终如一，一往情深的。

童年时喜欢大年初一，是因为穿新衣、戴新帽；少年时喜欢大年初一，是因为能尝到美味佳肴。经过几十个岁月的冲洗和折腾，我更喜欢大年初一这种弥漫家家户户的祥和气氛。

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祥和景象是到处可见的。据说，杭州人在南宋就盛行拜年的习俗，“士夫皆交相贺，细民男女亦皆鲜衣，往来拜节。”（周密《癸辛杂识》）按惯例，这一天要相互走动走动，走的地方除了“小时外婆家，大时丈人家，老来姐妹家”之外，还要在同志、朋友家坐坐，畅心交谈，相互祝愿。家乡旧俗，这一天拜年的要送青线扎的糕，礼轻意深，示意亲热吉利。即便平时有过口角，不甚和睦的人家，也要拜个年，表示谅解。这一天尤重礼仪，一家之中幼者依序为尊长拜年，尊长施以教诲，也对晚辈表示祝贺；有的还要去拜祖坟，显示了我们民族尊老爱幼、敬崇先人的风尚。

年初一不仅讲礼貌，更要讲文明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